

# 孟子人生哲學的體研

許南雄

## 壹、緒論

孟子（元前三七二—元前二八九？），生當國史上的戰國時期，距今約兩千三百餘年。由春秋以至戰國，為古史上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學術變動最激劇的時期；據孟子一書的記載，當時的政治情勢有：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，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」（離婁上）的情形；當時的經濟背景有：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」（梁惠王上）的情形；「庖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飢色，野有餓殍」（滕文公下），更說明了當時社會的不均現象；至學術思想方面，由於民間自由學術取代貴族學的異樣翻新、及時勢混亂不安的刺激，思想遂有繁盛的現象，所謂：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」是也；變革的氣候最易滋長思想的繁佈，而思想與時代也互為影響，關於孟子所處的時代及其人，史記的兩段話也可參考：

「孟軻，鄒人也；受業子思之門人，道既通，遊事齊宣王，宣王不能用，適梁，梁惠王不果所言，則見以為迂遠而關於事情。當是之時：秦用商君、富國彊兵；楚魏用吳起、戰勝弱敵；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、而諸侯東面朝齊；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、以攻伐為賢；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，退而與萬章之徒，序詩書、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」（註一）

夫「困於齊梁」，猶「榮色陳蔡」，周遭的困際打擊不了儒者的發憤忘食，世之不用也減損不了哲人的樂以忘憂；下學上達，儒之本色；知其不可而為之，心之所安；此所以孟子能繼於孔子者：

「自孔子卒後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，大者為師傳卿相，小者及教士大夫、或隱而不見；以至於始皇，天下並爭於戰國，儒術既絕焉；然齊魯之間，學者獨不廢也；於威宣之際，孟子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，以學顯於當世。」（註二）

思想是問題的解決，哲學是思想中心而為根本問題的解決（註三），要解決當時的問題，必知問題性質之所在，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學術諸問題的癥結何在？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即道德的衰敗淪亡嗎？救死猶恐不及，那有餘力學道？民生困苦的問題才是最為嚴重的，孟子說：

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；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，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無不為已；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；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為也？……今也制民之產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」（孟子：梁惠王上）

人生不外生活與生命的問題，生活一旦陷於貧乏而不得其解決，則終也不能創造人類生命的；那麼，此一問題如何解決？孟子認為：

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。」（孟子：梁惠王上）

此即問題的解決，即所謂之思想 Thought；但宇宙人生却有根本問題在，通達宇宙人生者，必有其根本解決，如周易所說：「仰以觀於天文，俯以察於地理，是故知幽明之故；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；精氣為物，游魂為變，是故知鬼神之情狀；與天地相似，故不違；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，故不過；旁行而不流，樂天知命，故不憂；安土敦乎仁，故能愛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，故神無方而易無體」（註四），於是乎有所謂之哲學，所以哲學可以說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；哲學雖與時勢潮流有關，却不侷限於此，而關繫着整個的宇宙人生，如孔子說的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」（註五）！而孟子繼起於孔子之後又如何？曰：

「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跛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，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」（孟子：滕文公下）

正人心的辦法又如何，其言曰：

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，知其性則知天矣。存其心、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；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孟子：盡心上）

這在孟子看來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，根本問題的解決，這便是孟子的哲學。下面，我們不妨先從孟子七篇（